弢園文録外編

吳郡 王韜 无晦

設領事

我朝今日擬遣使臣立領事於泰西各國誠千古一時之剏舉也而論者或以爲輕重失宜後先倒置而於睦鄰之道猶未探其原也豈以中朝之所謂睦鄰者不過在無事則羈縻之有事則彌縫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慊於西人之心歟今在廷者措施未極其宜辦理未極其當而即欲馳域外之觀則徒使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劇此不宜遽遣者一也華民之羈旅於外者惡遇其國之地方官約束或有平時受土人之虐遇者無可伸訴今立領事則控訴有門籲呼有路案牘之繁勢所必然茲於莅臨之日不爲之挽回申救則不足以服

中國之辯難伸華民之憤抑若領事許爲之經理則不獨日不暇給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驟遣者又一也睦鄰之道無他首在自强而自强尤以得人爲先得人必先以總理衙門始所謂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也今洋務一切未明而遽欲長駕遠馭逞其雄圖吾未見其必有裨乎國是也嗚呼洋務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則許之事不可行則明告之務期於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問情無可疑事無不直則雖因此以得罪亦無所憾總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毋貽朝廷之隱憂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納以爲彌縫之至道羈縻之長策則吾未見其可也夫在今日非無通悉洋務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嘗懵不知西情無如身家之念重利祿之情深臨事不敢擔持大利害惟

虛與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瞭然若指掌陰爲掀爀陽爲恫喝以肆誅求而行要挾者無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於中朝者非中朝之禮義可以優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懾之也蓋在乎泰西各國之互相牽制也然將來强弱大小必有所歸其執牛耳而爲盟主者乃惟其所欲爲矣封豕長蛇恣其荐食雖在日後即在目前然則我中朝自强之術曷可緩哉惟能自强則遣使臣設領事一切皆有實用否則亦不過以虛文相縻而已夫有國家者在乎舉賢任能敬教勸學通商惠農所謂本也練兵選士制器造舟開礦理財所謂末也睦鄰柔遠一視同仁破除畛域相見以天此以盡乎內者也遣使臣設領事通文告之詞浹往來之誼此以盡乎外者也本末兼備內外交修則庶乎可矣

傳教上

嗚呼自泰西諸國議和立約以來通商傳教二者並行而中外交涉之事變故多端齟齬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國晏皋帆船被刦英國探路人員見戕此事之出於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慘戮教士此事之由乎傳教者也顧中國之民往往不讐夫通商而深嫉夫傳教則以傳教之士深入內地足以搖動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於漸漬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閩之建甯不許其建立會堂院之大通不許其宣傳福音蜀之重慶不許其習教傳徒潛滋暗長紛然與教爲難而且羣起而肆其掊擊其間因教以滋釁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釁然不靖不獨在中國爲然卽在歐洲諸國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興始於羅馬卽今

意大利國是也此外如法蘭西澳地里西班雅葡萄牙比利時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穌之教創始未久行猶未遠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剏行之如英吉利普魯士瑞典荷蘭甸麥皆信耶穌教者也天主耶穌教各半者則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當法國之强天主教最盛行於泰西幾於出主入奴與耶穌教各立門戶互相水火殲逐焚戮無所不至而又主持國是總攬朝綱國君之廢立更易得以爲政甚乎法蹶普興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麥又設法整頓釐爲之制於是氣燄漸衰而教士亦漸知斂跡蓋奉教諸國亦漸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則以教王之久據羅馬都城也深爲痛嫉西班雅則以煽誘亂黨從中翼助也而惡之屢謂政教二者勿相兼攝法國之現任總統英國之前任宰臣無不欲削其權俾

其毋侵國政此近日歐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惟耶穌一教不與天主教同日而語其守己奉公繩趨尺步蓋有與天主教同源而異流殊途而別轍者而其入中國傳教自華民視之一若無所區別也足跡所至異言異服因之滋事生釁者亦有之況中國所守孔孟之道往往爲所詆毀聽其宣講者必至强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前時髮逆之變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亂而耶穌教傳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絕反與之通問言情時出入其中視爲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於順逆良深痛憤此招物議之所由來也議者以爲誠如是也將來易約之時可否將傳教一欵删除實可消無端之萌蘖而絕無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與泰西立約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傳教我中國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蓋

泰西諸國有所不許也議者又謂如許教士深入內地則事變繁興中西以此斷不能言歸輯睦且中國何以不將前後情形遍告歐洲誠以和約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謹守而有時多所妨礙亦可刪除即如蒲晏臣所立華民往美傭工之約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擬請中國刪除也豈彼可行之於我而我不可行之於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議者又謂數年前天津擬換和約之時我朝廷已力請改除此款而諸國皆謂傳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領事辦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為漢口領事相距甚遠往返維艱此中必多掣肘夫保護天主教者法國也法國今昔異形與之妥商或者可從即法人仍蹈從前之積習歐洲諸國斷不代為之左袒以與戎而

滋禍顧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斷不能從也蓋通商英爲重傳教法爲重法人自傳教以外別無所事近來中廷一切措置時爲西人所藉口謂中國惟欲閉關自守不喜與諸國通往來不然何以遣使駐都久未見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測之詞總之天下事與其求諸人莫如盡諸己傳教之士則爲西人而入教之人則皆我民也嗣後凡遇入教之民則異籍貫編門牌給區額稍以示其區別有事則歸地方官懲辦教士毋得袒護而無事地方官民亦無得苛待教士所至須聞民之願否毋得以勢力相强此皆各盡其分所當然而已而又何齟齬之有

傳教下

邇來民教相涉輒致中外齟齬推求其故大抵一由於愚民

之無知一由於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傳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穌教雖曰同源而異流而教中規儀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獨有新舊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別在泰西本國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則分道揚鑣兩不相涉所謂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遠內地鄉落無所不至耶穌教則不過通商口岸耳而近時傳道宣教者輒以華人雖西人足跡所不能至而華人則無不可深入也所至之處久之必至互相毆詰此積憾生釁所由來也西國率教之士其來也由於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國俊髦於西國書籍既通而又肄習中國之語言文字其學問之深者亦卓然可稱爲專門名家其性情品詣有時亦復藹然可親純然有異惟華人之進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衆理趣既未

能深造旨語亦未能圓融動輒詆孔孟爲不足師程朱爲不足道悍然宣播於衆夫其言而出諸西人聽者尙能少忍至出自華人則强者弱者必羣起而攻之矣此事變之所以生也至於華人之疾憾西人蓋亦有故西人在其國中無不謙恭和藹誠實謹懇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卽翻然改其所爲竟有前後如出兩人者其周旋晉接也無不傲慢侈肆其頤指氣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嚮邇其待僕隷下人頻加呵斥小不遂道輒詈老拳彼以爲覊馭中國之人惟勢力可行耳否則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隨其後矣其游歷內地也亦如此所以動至取禍又華民之所譏者尤在順逆之分曩者髮匪之亂彼則以爲此乃君民相爭無預我西國人事探賊所近之處私售以鎗砲藥彈轍運接濟不絕於道而教士中

尤先爲通問嘗其爲同教也民間由是切齒痛心何不思立約通和乃出自朝廷髮匪乃朝廷叛民豈宜私與之往來潛爲之翼助使華人在西國者易地而爲之西國朝廷其能不問乎西國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謂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嘗反復思之歟不然西人至此以貨易貨自鴉片漏卮之外其餘未嘗不有無相易貴賤相徵自可耦俱無猜同沾夫利益而何銜憾蓄憤之有或者謂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來索口岸索酬餉輒以兵力從事據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連檣北上謂將入告以至國步多艱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憤者耶故言乎我國家之待西人至爲深厚矣恩意纏綿禮文渥摯無區畛域悉予懷柔即如經過關卡出入城垣獨示優崇異於常等豈西人未之知耶

故今日之爲西人計者要當尊朝廷守和約而中外交涉一切開誠布公相見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傳教也以二字賅之曰毋强其彼此往來也曰毋驕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輯睦者哉昔春秋列國之相約曰爾毋我詐我毋爾虞今亦當益之以四言曰毋倚勢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見共矢和同

達民情

天下雖大猶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猶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血脉流通然後沈痾可去善治國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籲必聞憂戚與共然後弊無不革利無不興故禮樂刑政可因時以爲變通者也寬猛張弛可隨俗以爲轉移者也而獨至民志之乎民

情之洽則固有其道焉初非智術得而馭之權勢得而驅之也中國地大物博生其間者莫不沐浴先聖之教知所以尊君而親上而世變日新其君子則多狃於因循其小人則漸趨於澆薄以致寡廉鮮耻各懷一心此非運會之使然天艮之盡汩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視民間之疾苦忽不加滅於心斯在下者視長上之作爲原非有利於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則痲木不仁其耳目則冥頑無覺而心腹潰腎終莫知其所以然故一舉一動悉聽命於人惟喚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聖君垂拱於上羣賢翼襄於下勵精圖治以期埽除積習漸臻富强此正大有爲之時不易逢之會而民風尙頑梗如故民情尙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凶荒則哀鴻載道遷徙流離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愛也竊嘗究其得失揆其由

來即委窮原參觀互證蓋以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補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遠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則上下之勢相隔其賴以略分忘勢愛戴維深嫌疑不起者則恃乎情之聯屬焉耳試觀泰西各國凡其駸駸日盛財用充足兵力雄強者類皆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後舉行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爲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常則盡懋遷經營之力變則竭急公赴義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頭目所以遠涉重瀛不啻本境幾忘君民之心惟期國運之昌數十年來中原之大皆其足跡所及此其明效大驗也中國則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民之所惡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權於牖書

錢穀刑獄鞫訊外已無他事矣其民之生計若何困苦若何爲撫字爲鞠謀貿貿然不暇計也夫天地之生人爲貴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贍身家運其心思之靈自足以成事業特無有爲之倡率斯或狃於積習不知振奮耳即如傭工外洋之徒其迫於飢寒者半習於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則竭蹶從事能耐勞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觀此情形每謂中國之人賦性靈敏勤於作事且自奉儉約凡墾闢荒蕪必藉其力國家有意經營宜廣爲招徠以收後效是西人亦知中國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視同仇敵而美廷猶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觀之中國欲謀富强固不必別求他術也能通上下之情則能地有餘利民有餘力閭閻自饒蓋藏庫帑無虞匱乏矣由是而製器則各呈其巧練

兵則各蓄其材上下同心相與戮力又安見邦本既固而國勢不日隆者哉

保遠民

東南洋諸島國久爲歐羅巴洲諸國東來之逆旅兼併翦除殆無遺類而在曩時爲中朝貢獻之邦預共球之列備藩封而登王會者也閩粵之人慣於航海不憚陟波濤歷險阻以遠服於東南洋三百餘年來往者日衆多有購田園長子孫建室廬以此爲樂土者其數散布於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等處幾不下百數十萬嗚呼何其衆哉顧其人雖久旅不歸而猶奉正朔守法制語言文字不改其常服御衣冠無殊其素雖在遐裔而猶翊戴王靈睠懷故土竊嘗謂此百數十萬中豈無爲之魁爲之傑如昔日吳元盛其人者是亦海外之

扶餘也故欲收拾人心莫如我朝設立領事以約束而維繫之而惜乎其遲之又久而不行也乃觀於今日則有不然者而未嘗不慨想乎昔之盛也異俗殊方無不喁喁向慕梯山航海弗憚其難至於今凡茲遠旅東南洋海島之人何莫非聖代之蒼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離版籍遽昧本來於何見之於郭筠仙侍郎銜命出使英京道經新嘉坡檳榔嶼而知之當星使旌節之遙臨也閩粵諸商人擇其耆碩公正者恭迓於江干星使爰進而諭之曰庶矣哉我民之旅於茲土也耕作食力樂業安居幾若海外別有一天然我 聖朝膏澤涵濡恩德汪濊睠彼南荒愛茲黎庶未嘗不念汝衆之寄處於遐陬絕嶠也保衞之思勞於宵旰不久擬即設立領事以撫綏而教導之想亦汝衆之所樂聞也時有一人彼衆之所

推爲巨擘者也起而對曰我儕託處於茲受庇於英國宇下英之官吏保護有加我儕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設領事竊謂徒多此一舉也總由此言觀之東南洋旅處之人心渙散久矣其尙能收拾乎哉西人之論是事者謂華商之不願設立領事實恐中國領事官或習於貪婪也簠簋不飭苞苴公行誅求無藝恐索難堪適足爲中國玷耳嗚呼噫嘻是何言歟乃說者猶謂是亦別具見解殆不可以詆非豈以我國之所謂官者皆不能稱其職歟竊謂事勢至於今日設立領事固有所甚難我民之旅居於其地者雖衆而悉歸西官所轄治一切訟獄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國雖有領事徒擁虛名而已實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華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簡刑清直可臥治成之若其設領事於香港亦

猶是耳英國雖無入籍之例託居境內即屬編氓且我民爲其所治久矣豈肯以中國設一領事一旦盡舉百數十萬之衆而歸隸於中國也哉按歐洲諸國之例凡他國商民行賈於其國中者犯事則歸其國懲辦然不能視同己國之民也獨於華民一若私爲己有亦以中國自二百餘年來未嘗一過而問之也蚩蚩之衆猶羊無牧亦可哀已至於今日根深蔕固實難驟以挽回顧其道則惟在自强而已矣自强之道奈何曰治戰艦練水師商舶賈艐繹絡海外凡閩粵商人之貨舟往來悉以中國旗幟以兵力佐其商力如是始可惠保遠民而收拾人心嗚呼亦惟需之以漸而已矣

禁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治者士農工商四民各事其事各務其業

而絕不聞其游手好閒玩日而愒時者降至戰國游說之士輿挾策以干人主立談之間可以取富貴登卿相此風一開互相慕效而於是世多惰民邇來中國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游民衆而務士農工商之正業者少也今日之所謂游民者凡四其一曰官自捐納之例開稍有貲財者納粟即可登仕其貧而略有材幹者多方告貸以官爲作利場狗苟蠅營靡所不至及旣指省需次聽鼓應官絕無所事惟僕僕奔走於上司之門否則浮沉於僚幕中耳一省中所有閒員冗官蓋不知其凡幾此皆有官之名而有民之實者也如是則仕途何以肅官方何以澄況乎捐納之外其夤緣保舉浮冒軍功以倖登於仕版者又不知其凡幾豈不足爲地方之深累而至病國殃民乎其二曰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

士之實者也字義不明句讀未知儼然四子即讀八比列名試籍遂囂然自稱曰士其實筋力脆弱材智凡庸既不能負販又不能操作特借士之名以掩其所短而得以置身教讀訓誨童蒙歲取束脩養其生況自學額既廣其在膠庠者愈衆歲科兩試大縣取至數十人十年之間所見無非士也於是士日以賤而士之品益壞流弊之極爲師者日多而爲弟者日少師道亦因之不尊其足以誤子弟敝風俗人心世道之隱憂未必不繫乎是其三曰醫古者設有醫官須歷試之有驗而後可醫人故醫術相傳具有精意古語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則不然稍知字義者偶閱方書即居然自命爲能醫懸壺市上其門如市而問以脉理之浮沉遲速不知也問以病證之虛實死生不知也問以藥性之寒凉温熱不

知也徒以指下殺人草菅人命而已此則名爲醫而實則藉醫以自活徒足以害人而已其四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建寺則佔有用之地凡寺有田食其租稅以國家之田賦而養無益之廢民又以布施福田之說簧鼓世衆人死則鐃鈸喧闐藉以取利其所以惑世誣民者不一而足其尤甚者焚香聚衆習教傳徒足爲地方之隱患此當如韓昌黎之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俾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凡此四者皆游民也今欲天下之治盡驅而歸之於四民之中使之各務本業教讀之事一使士爲之而取士之數有定額甯少而無多郭侍郎星使銜命至泰西駐居英法而嘆英之風俗猶爲近古卽以倫敦言之不下五十餘萬衆而其爲游民者千百中止一二人其餘

各力作以餬口從未有舍業而嬉者也即其所設機器各局雖事半工倍而無不需人焉爲之料理英民恃機器以生者蓋難以僂指數故其民情之醇厚風俗之敦龐盜賊不興刼奪無聞駸駸然可幾乎三代之盛也嗚呼英國善於治民又長於治兵今中國所設兵勇亦猶之游民而已是於四游民之外又增一席也可不力爲整頓也哉

練水師

國家愼守封疆經略區宇可百年而不用兵不可一日而或撤防防之之道有二一曰防陸一曰防海今海外大小諸國皆叩關入境通商互市於國中而自北至南又皆瀕於大海故海防爲尤重是則水師戰艦要不可不亟爲講求矣或曰善用兵者在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中國在今日與其戰於

外洋則不如守內河誠以火瑄風輪其勢甚捷奔霆激電其威異常中國之船艦兵卒無一可以當之者是不如暫避其鋒誘之深入然後我集而攻之庶得以恚我技之所長而奏效焉此言也誠可謂之知彼知己矣顧近今二十年來其所以整頓措施者又一變矣上海福州皆設立機器製造局所建火輪軍艦實繁有徒雖衝波涉浪而不畏是豈不能決戰於海外哉惟此等之船皆可統謂之貨艘而不得謂之戰艦僅可裝貯軍裝載運兵士以取便捷而已不能駛至外洋縱橫於洪濤巨浸中與泰西諸國爭一日之長也何則船身高聳機輪遲鈍式樣陳舊材質窳下兼以駕駛之人無事之秋恐恃西人爲之指揮一旦西人辭職而去倉卒之間欲求善於駕駛之人豈可得哉且戰陣之際波濤衝激砲火飛揚烟

障目而塵蔽天其能於倉皇急遽之中有鎮靜從容之度乎其能轉舵隨流以據上風燃炮縱擊操必中之技而決必勝之權者乎恐未有也顧聚南北之輪艦言之要不過數十艘而已而今時水師日所操演者則皆砲艇拖船也一出外洋驟經風浪顛覆傾簸救死之不暇而何暇於出戰乎嗚呼即以輪艦與西人相持尚不値西人之一噱此則如摧枯拉朽只消一鐵甲戰艦臨之恐成齏粉以有用之財而造此無用之船是驅水師而納之於死地也今卽在西國造鐵甲購戰艦而不知所以用亦徒糜財餉而已蓋鐵甲有宜於守者有宜於戰者鞏固高大則守艦也靈捷輕敏則戰艦也西國船制日有變更精益求精新益求新向時帆船可戰於大洋之中今則航海亦不復用向時輪艦但以高固爲先今則戰時

船身皆沒於水中向時置砲以多爲貴凡侈言其船之巨者必曰載砲若干門今則砲以巨爲尚船之首尾僅載兩砲藉以收功於一擊若是則我國在今日所有沿海水師亦必一變矣一曰演練凡屬水師必精加遴選雖遇風浪而不驚震雷霆而非畏燃放大砲具有定準能隨船之東西而爲砲之轉移一曰駕駛宜簡老於航海之舵工入西國塾中精加習練而擇其最優者以備用水師舵工既已得人而船制亦必盡更凡今所有一切砲船拖船悉歷爲民船而專用火輪戰艦其守口則用英國根砵之制使大小互相聯絡於沿海地方設立水師館舵工館日加講肄少而習之壯而用之自不患其無人而又何必取材於異地哉或曰如是則更張太甚且需積日曠時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不知不如是則水師

不强海防同於虛設耳徒靡費朝廷之餉糈而無濟於實用一旦海疆有事束手以待斃而已予之以戰艦而不能駛行予之以大炮而不能燃放望洋驚嘆空切躊躇上之損國威而墮國體此有識之士所以撫膺而發憤奮筆以陳詞者也嗚呼苟於水師戰艦二者不亟改新章大加整頓則請廢海防而勿復講矣

設電線

中國急務在於裕商力修兵備固邊防造戰艦築車路設電音六者雖以一時並舉要當次第倡行留心時事者已不憚詞費剌剌不休而聞者抑亦耳熟能詳幾目為老生常談矣雖然時未至而議辦則嫌過於張皇也時既至而猶有待則將坐失事機也過於張皇則勞民傷財反貽譏於作無益

以害有益坐失事機則縱敵玩寇終必至於進難戰而退難守譬如奕棋一子錯下則全局俱失所關非小不可不察也我國家近擬於各省整頓海防誠卻敵之謀安邦之策然亟宜籌辦者則莫如電線夫電線傳遞信息最爲神速夫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無以偵寇踪而集戰船乎夫沿海險隘有炮臺而無戰船則炮臺亦成鈍物有戰船而無電線則戰船亦屬玩器何則中國海疆遼闊各省險要之區即分兵駐守而每苦於勢分而力薄若與敵國搆釁彼得窺探我之虛實猝來攻擊所恃者有戰船以往來游奕分途救護耳然購造一戰船動費十數萬金各省祇可籌設三五艘藉資防守又必分泊各處期兼其阨塞壯其聲勢若是則敵人何難偵知我船泊在何處潛約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苟無電

線以報警則各省無由得知何能倍道來援一船有失所費不貲而各處爲之奪氣此則事之最可危者也且無電線而敵船窺探海道倏忽出沒亦難以追蹤而躡迹不能預約水師爲遏防險有以銷其覬覦之心願有以沮其侵伐之計是又非所以弭患於無形防害於已著也歐洲之國英俄形勢可稱勁敵論巧則俄不如英量力則英不如俄兩相當亦兩相忌也兩國水師當無事時彼此躡後互相窺伺動輒倘俄以兩艘兵船出海英亦以兩艘或三艘隨而綴之英之兵船出海俄亦如是隨時以電線傳報信息刻刻預備隱如開仗者然故兩國雖不相下而均無釁隙可乘終不能得所藉手以求逞志也今者中國時局日異而歲不同否則狙伺於東南俄則虎視於西北若不設法亟使中原各處勢成常山之

蛇率然首尾相應腹背相護則一處有警將全省震動一省有事將天下驚惶何以使海波不揚烽烟永熄也哉津沽爲水道入京門戶宜先由海底建一電報通於兩江吳淞等處由是而浙閩由是而粵東凡瀕海疆重地莫不建設週密四通八達無遠弗届務期消息瞬息可通無事則各國戰船駛進入口立刻報知督撫大員以便速派師船偵其何往察其何爲有事則專報軍情或往援以殲敵或犄角以壯威或要截其來助之船或襲擊其欲退之卒則敵雖勇悍善戰而深入重地未必遽能得志也且各國公使皆聚於京師遇有交涉之事辦理稍形齟齬動輒下旗決戰立發電音回國調取兵船專事恫喝若無電線則各省大吏茫未有知卽知亦難刻期集事而倉猝之際被其蹂躪者必多矣觀於道咸年間

故事即可恍然悟矣然則電線一事實關至要不當乘時亟設也哉

製戰艦

戰艦爲水師所必需自泰西輪船之制行於中國而瀕海之區守禦之具又別開一生面矣然中國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武功非其所尙故武備即經講求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無器不備即無器不利也泰西各國多瀕大洋陸兵雖經訓練究非所重惟戰艦則各運匠心其船質必求敵炮不能洞穿其火器必求敵兵不能抵禦雖過於重大不免進退之間未極靈捷然式樣日新製造日巧防守海口不啻金城湯池馳進敵境不啻奔雷激電其爲用固有足多者也惟建造一船所費浩繁故泰西各國戰艦雖多而求其傑然特出無

與比倫者卽在英法普澳素稱雄國亦不過各得一二艘而已蓋需費旣鉅多建爲難但得收鎮守之效助聲勢之雄斯已足矣我中國愼固海防留心武備近多購造然如泰西之鐵甲戰艦雖經購受一二於外洋究非登峰造極足以縱橫於洪濤巨浸之中而操必勝之券故西人每謂以中國之大水師之衆尚不知變更舊制講求新法而求所以稱雄是亦難矣豈知爲政貴審乎時宜而用兵必明於地利中國幅幀旣廣不必以兼併爲心河道紛歧原自有險隘可守凡所設戰艦無事則資巡緝有事則壯聲威惟期分守險要出入河道便於往來宜於守禦斯足以固邊疆而衛社稷矣故近日所製炮船惟取其多不貴乎鉅誠能經審度期於講武之中而盡美善之法也善乎英國議局人員布拉斯之言曰當今

之世若裝水師戰艦鐵甲之外以小者爲佳蓋裝大船則所費既多以一大船之資可分造小船數艘駕駛既便攻擊復捷其利一也大船所發之炮不能擊盡小船以數小船圍攻大船炮彈無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損壞即難禦敵小船爲數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進戰敵計難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費既少卽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衆置炮亦多較諸大船倍能命中及遠其利五也船小則食水亦淺凡焚燬城郭轟擊炮臺大船不能駛進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兩軍接戰勝則可追襲深入敗則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於小船中進迫敵船又可乘機施放其利八也布君所論如此亦足見戰艦惟宜求精不必求鉅矣所謂精騎三千可敵疏牛數萬也方今

留心時務者每欲事事做法泰西即各省河道亦識浚而深之然河道既浚雖屬便於輪船而不幸禍變猝興究不知何險可守也則不若多造炮船精練水師之足以鞏苞桑之固而奠磐石之安也

愼用兵

兵凶戰危故聖王不得已而用兵或釁非我啟事至乃應端非我開迫而後起不爲戎首不爲禍始誠所謂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兵鋒一交不可終弭即幸而勝所傷已多况至於敗北奔亡乎其害實有難言者已嘗觀英京日報所核歐洲各國戰爭之時勞民傷財統計其數刊爲清單不禁閱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際傷人民糜餉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積勞成疾殞命軍營歿於王事者其數更無可稽倫敦泰吳士報

內載泰西各大國軍興以來各欵節目據稱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國兵與其戰死疆塲者凡一百九十四萬八千人度支庫項凡一萬二千六十五兆圓軍士之逃亡死傷房屋貨物之焚燒毀壞槪所勿計其中俄土兩國於十二年前搆兵之時計兵士戰死者七十萬人所費帑金一千七百兆圓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粵西始亂髮捻回苗相繼並起薄海雲擾蒼生鼎沸蔓延十數省搶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計殺人民以億萬計亦可謂禍極而慘至者矣是則此二十五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殺戮之數多寡不可計極財殫力痛幾於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則有異焉者中國以王師征叛民名正而言順其自外生成妄思蟠踞切論不容於堯舜

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國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以天地祖宗之靈社稷人民之福出民於塗炭救民於水火其事雖勞其心彌苦而其衷可大白於天下若西國則不過爲爭地爭城起見耳子輿氏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如英法與俄爭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員割土地擴版圖而驅人民於死地其一時鴟視鷹瞵狼吞虎顧惟知樹威克敵以相雄長執歐洲之牛耳至於糜爛其民弗顧也夫保民與殃民其心孰善守土與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況乎歐洲各國之戰與朝廷之進征亂黨情形不同器械亦異中朝雖亦不廢鎗砲而弓矢戈矛長器與短兵相間西國則惟恃火器而已雷轟霆擊嶽撼山摧無堅不洞無銳不糜以骨肉之軀當之未有不

爲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昔法蔑士外之戰一日而至十萬人師丹之戰一朝而至數萬人卽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戰亦頃刻而死傷三萬二千人倘歐洲諸國一旦並起而爭雄角勝其猶等性命於蟲沙委膏血於草莽不至人類胥泯而不止也而謂仁者爲之乎嗚呼近日戰禍之烈固未有如歐洲者也夫古今來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窮兵黷武而非戰自焚必至顚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諺云三代爲將者不祥歐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崙英將惢林鄧每戰輒勝然較之於今則有間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嗚呼兵凶戰危至今日而可侈談武略輕尙戰功也哉以故聖王在上必先愼於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備此言兵之不可廢也兵猶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來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窮兵黷武而其後卒至於不振尚武功之國以甲兵稱雄而其强必不能久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盛極而衰其勢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縉紳先生以干戈爲兒戲朝廷之上但知粉飾張皇以傀儡苟且於無事甲冑之士錦衣玉食優游嬉戲而憚歷甘苦於戎行故觀其外則彪然而究其中則薾然此間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英雖屹然三島峙於海外而實歐洲之雄國也其以强著稱者數百餘年矣水師之精尤爲無敵歐洲大小諸國無不畏之蔑以牛耳歐洲有事英無不預仗義執言慷慨喜戰其兵出無不勝以此虎視六合鷹揚八荒邇近來持盈保泰漸有弭兵意即如

法爲普所覆英國近在咫尺且素爲唇齒之邦自助土攻俄以來捐棄夙嫌締結新好凡有兵事無不並出而齊驅幾有輔車相依之勢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爲壁上觀卒至王禽國蹙名都蹂躪割地議和猖獗萬狀不知法既不振英勢亦孤外失大援內鮮不武論者未嘗不追咎其失策也識者謂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見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爲之助英亦不能以獨力支俄然且僅而後克用兵之費不敢責償英之國帑緣此而絀嗣後伐阿比西尼伐亞山的不過蕞爾小邦耳以英臨之奚啻虎豹之驅犬羊而戰筆者揚厲鋪張若臨大敵賞功之典至再至三銘勳告衆誇示弗遑外强中槁夫亦可覘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進攻其渡多惱河而南也幾有投鞭斷流之勢戰士龍驤三軍虎步長

驅疾擣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猶置之弗顧也曾未嘗以一旅之師助土其所言調遣戰船簡選甲兵往駐土境以保土京者數月以來徒託空談曾無實效其曰助土猶如以餅餌哄小兒直不值歐洲諸大國一噱也夫俄土之爭歐洲大局之所關也俄强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衆而土寡其勢之不敵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國之糜爛而後出師援之則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獨大論事者猶以爲遲而况至此而仍寂然也嗚呼俄能併土而土斷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聯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轉而攻俄其遲速之間不能以寸而制勝之方不可以道里計矣是則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豈前日之土應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論其大勢夫亦猶是徒以法不肯爲英用英又不能合法

故遲回審顧觀望徘徊以至於此然則英之强非眞强也必聯法而後得逞耳今者歐洲諸大國兵皆百數十萬一時調集數十萬之衆可以頃刻而出境而英國中可調之兵僅四萬而已雖號稱精銳而必不能當十倍之衆有可知也英國養兵之費獨多於諸國而調兵之難獨少於諸國則以不能寓兵於民也英每歲度支出入略相當而庫帑時虞其支絀一遇變故勢不得不告貸於民間而民每以不戰爲尚此戰事之所以不能遽興也抑知畫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預聞此積弱之漸也諸侯守在四鄰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鄰土雖距英遠而關係於歐洲之安危者獨巨英即不能以一國支持其間亦當聯合諸國以謀之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無關痾癢吾竊謂其計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闢土

已遍天下志願已孤但務自守不邉他求故邇來禮樂雍容
專修文教而不尙武功

洋務在用其所長

嗚呼天下大矣人才衆矣未得以囿於一方限於一國稍有
所知輒闇然而自足也泰西諸國通商中土四十餘年其人
士之東來者頗多講求中國之語言文字卽其未解方言者
亦無不於中土之情形瞭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無不確鑿
有據而中國人士無論於泰西之國政民情山川風土茫乎
未有所聞卽輿圖之向背道里之遠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
無足深怪獨不解其於中國之事如河漕兵刑財賦諸大端
亦閒之而謝未遑焉何則時文累之也卽有淹博之士亦惟
涉獵聖賢之經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嘗謂中

國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國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於世者要以通今爲先今日中國之所以治內者在練兵法達民情所以治外者在禦侮而睦鄰此四者要不過綜其大綱其餘如通商理財制器成物亦當次第舉行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幀遼濶民族殷繁物產饒富苟能一旦奮發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當莫與頡頏顧富强之效則在開礦闢地造電氣通標築輪車鐵路俾中國之大遠近可以互相聯絡倉卒有變調兵遣船數日而可至其險要之處則以重兵扼守汰冗軍練勁旅通中國之地以雄兵三十萬守之可以無敵於天下强鄰悍國雖有覬覦亦不敢發自此可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歐洲諸國通商中土數扈飛揚幾不可制凡有所要求于請强以必從其驕凌

桀驁之氣常若俯視一切何則以交際之道未得也苟能開誠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萬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無恐能如是諸國亦誰敢侮我者雖然睦鄰之道亦不可不講也遣使駐都設立領事於貿易之地民間往來內河盡許用輪船有出洋販運於諸國者華官皆爲之保衛或爲先路之導此外開礦務墾曠地築鐵路皆與民共其利務俾民情得以自達而不至於上下隔閡則民間忠義之氣自能蓄發於無形泰西各國製造電線由其國都以達中土郵筒傳遞頃刻可通而中國獨無之未免相形見絀矣故中國而有志振興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導我國之人不可謂非熱心銳志者苟能師各國之所長兼收並蓄悉心致志務在探其閫奧而勿徒襲其皮毛安見其

遠出西人下哉美為泰西之雄國其所建電氣通標獨多於各邦而美國總統尙以大西洋海底雖有電報相通往來香港然乃英國所設報費甚重不若新築電線於太平洋通日本以達中土則美邦獨擅其利而秘事不至於外聞又豈復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觀之美人之謀國思深慮遠如此其欲造電線也計自嘉盤符尼亞邦而至哈維島約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維島至般甯島約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甯島至日本之橫濱約一千五百里自橫濱至上海約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紆迴遼遠總計二萬一百九十里功程浩大可謂不憚其難者矣然則我中國即於電線一節已遠不及泰西復何論其他乃猶齦齦然侈口誇示於人謂能倣效西法採取衆長不且貽笑於遠方也哉嗚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圖

振作也歟

辦理洋務在得人

我國家於辦理洋務一節雖於各省通商口岸設立專員無如僅有空名而無實效徒縻廪祿而已西國官商亦以其無權也視之有若贅旒其爲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瑣屑小事亦不能獨斷獨行必且稟承上命需之以時日而盛與之周旋領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見道歉謂撫院或且直陳之制軍之前稍或遲迴審顧焉則立稟其國之駐京公使而與總理衙門爲難矣然則通商口岸雖有洋務人員亦何裨於大局哉況乎今日之爲洋務人員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葸如虎徒見盈廷之諾諾而未見一士之諤諤即如西人凡報失竊之案至官則必追緝原物

如或不然則必如數賠償所聞近事一二端殊有可發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償之而後了事則以後正復償之不勝償矣由是推之華官道經香港如有失物報官查緝而已港官能捨賞償之乎即如中朝星使駐劄西土若有失竊之案亦從未聞有賠償者設使華官星使强欲其償西國人士必大以爲不然而執法之吏且持萬國公法新定和約以相從事矣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國所不可行者何爲行之於中國耶至若奪民間之利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輪船深入內港任意詆毀中國崇奉之教昌言衆前凡此皆與我禁令條教相違而於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國行之悍然無所顧忌也顧此非西國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辦理洋務人員畏葸縱弛日復一日以至於此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吾嘗謂中國之事事事爲西人窺見其隱洞燭其微幾於無遁情無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飾夸張以相掩蔽亦徒貽笑端適足自點耳辦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則是非則非決之以一言折衷於一是耳誠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官可休頭可斷而議終不可搖請終不得允西人要未嘗不熟思而審處也無如身家念重爵祿戀深遇事則諉之於人縣則諉之於府府則諉之於道道則諉之於督撫督撫則諉之於總理衙門辦理愈遲頭緒愈棼言詞愈繁而事愈決裂至總理衙門則無可諉不得已乃委曲遷就之此近日洋務之大凡也西人盡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時即或遇有大事斷斷以爭一若斷不能從者而色厲內荏彼早識之以故爭愈力則請愈堅恫喝

要求無乎不至迨無可如何而變之所謂不可從者今已無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務愈多辦理愈難當軸者頗形棘手吾則謂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豈無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淸正持躬謹飭平日與西人交際開誠布公臨事必斷必速西人未嘗不采諸輿評證諸公論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已先有不可告人之隱平日已爲西人之所輕卽使善於逢迎結納出言斷事正復不能見重耳如有大事則當以國體爭之如更定權稅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鄰國之所宜預聞其重輕所斟酌盡善國家當自具權衡卽寓有體恤遠人之意亦關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爲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挾制其間委曲相從則國不可以爲國矣嗚呼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在局外者儘不

妨侃侃以談而在局中者正復大費躊躇耳時事難為杞憂甚大此宜尼之所以致嘆於才難而富强之術所以為國本計者要不可不亟講也哉

建鐵路

電氣通標輪車鐵路西國以為至要之圖而中國以為不急之務且以為中國斷不能行亦斷不可行或謂愚民惑於風水之說强欲開關必致紛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擾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謂輪車之路鑿山開道遇水塡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費浩繁將何從措即使竭蹶而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國此不宜者二也嗚呼是殆中國未之行耳中國之民未之見耳設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遠暫行試辦安見其必多窒礙乎吳淞車路之成英國大臣聞之殷勤相延為中國捧

觴稱盟以為此不過小試其端而往來之盛馳行之捷俾民間見之知其意美法民所願將來推行盡利中國十八省中無不皆遍則四通八達商賈之轉輸無阻信音之郵遞匪遙其為裨益於民生國計豈淺鮮哉蓋開通鐵路既為中國之利而通商於其地之諸國亦無不利豈獨英一國為然哉今計英國一國之中所有鐵路里數迴環曲折各處相通約略五萬餘里建造之費計金錢七百十八兆磅每歲往來之客計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貲約金錢六十兆磅而除經費之外可溢餘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國之例鐵路屬於公司者則餘利歸於公司屬於國家者則歸於國家而貫地之項公司當按歲輸於國庫或國家有軍旅之事鐵路歸於國家統轄若為敵國所毀則事平償其所值且地屬國家國家欲

出貲購諸公司亦無不可故輪車鐵路之利國利民莫可勝言且鐵路之所至亦卽電線之所通其消息之流傳頃刻可知況乎輪車載客之利少而載貨之利多一歲中貿易場中所獲之利不知凡幾公司所得贏餘不過二十五兆若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國家於有事之時運餉糈裝器械載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則以兵營軍情傳遞甚速彼此應援捷於呼吸也然則輪車鐵路安見其不可行哉英國中土易地皆同也況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驟增口岸輪舟之利已窮矣外海則自潮瓊而達於瀋遼長江則自鎭江而迄乎重慶凡輪舟所能至之地無不至焉吾謂𠡠建輪車鐵路卽權輿於此矣何則長江一帶許其建埔頭載貨物者凡六城則以後小火輪船必將絡繹於長江或將伺間乘隙請

入內港所設領事遠在雲南由大理而至重慶相距尚遙非以車路通之不能捷達勢必由雲南以至重慶由重慶以至漢口由漢口而分南北兩途以達於各處十餘年前輪車鐵路公司早已繪圖貼說志在必行英國駐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驟故未代為之請明知請之必不能行也今則凡可以用輪船者無不為英商足跡之所已經而所畢心致志者則在輪車而已使其小為經營必先試行於通商口岸以利往來上海吳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漸而圖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於先識者能見之於著三十年之後其事機又將一變乎或者謂輪車鐵路未嘗不利於國家便於商賈與其因西商之請而為之不若我中國之自為然而執持成法拘泥憲章者恐其識格不能行也

籌勢揆時非出自西人則中國斷不自爲之耳此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除額外權利

嗚呼今日者中外交際云爲繁變亦正多故矣西國凡有所請務在必行中朝每謂其要挾識其恫喝時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齟齬之故率起於此而究之彼之所請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來煩瀆而已徒見紛紜轇轕而已彼惟以許之難故索之嗇以爲此日之所得由於力請而致非然者恐難如願以償也其實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卽如開埠一欵中外既已立約通商依泰西各國之體制則遍至內地貿易亦例之所當然而中朝不能盡開內地者以西人不歸中官管轄也西人來中土貿易其立論命意蓋

亦極爲廣大而曠遠動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爲言故見我中國因循自域以外交爲恥而時作深閉固拒之計彼亦恒從而姍笑其間以爲識見之甚隘襟懷之不曠夫中國不欲盡開內地者蓋衹見夫西人之日來而不思華人之可往也不知旣已開埠通商至一處無異於至各處我之所宜與西國爭者額外權利一欵耳蓋國家之權繫於是也此後日仁人傑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內地而與之爭徒示外國以不廣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爭額外權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衝於壇坫之間雍容於敦槃之會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計也而要在執持西律以與之反覆辨論所謂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國以入內地貿易爲請總理衙門亦以去額外權利爲請其事遂不果行

夫額外權利不行於歐洲而獨行於土耳機日本與我中國如是則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傳道之士旅處之官苟或有事我國恐無權治之此我國官民在所必爭乃發自忠君愛國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內地則可不爭而額外權利則必屢爭而不一爭此所謂爭其所當爭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領事一官雖與我府道並行而一旦齟齬亦得調遣兵船權宜從事此通商口岸辦理洋務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請增埠各口蓋以見中國並無自域之心而深具柔遠睦鄰之意彼於增埠之後而請減徵金釐欲以加惠於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許我朝廷於是亦酌加稅項因時制宜以示一朝之規制蓋加稅一欵乃我國家自有之權或加或減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強與我爭也於是宜與

者與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權衡我朝之從容駕馭不遠出於尋常萬萬哉夫我中國不能以有益者盡與英人猶英國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間盡在當軸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弢園文錄外編卷三終

弢園文錄外編卷四

吳郡 王韜 紫詮

西人漸忌華商

自泰西諸國與我中朝通商立約以來三十餘年閒貿易場中前後情形迥爾不同前日之爲洋商者擁厚貲居奇貨志高氣象非重酬巨欵不足以入其目動其心幾有俯視一切之槪今則爭利者日多趨利者日衆船舶之價日貶運載之費日減西來一切貨物日漸賤劣而其值較之於前亦少四五倍錐刀之末無不羣焉赴之如蟻之附羶蠅之慕腥而舉止氣燄亦似不若從前之倨傲矣列國中以英人最工心計商賈之跡幾遍天下而其高視闊步輕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爲漸能與華商浹洽貿易所至

未嘗不眷英人之利藪不知此猶淺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畏者蓋在華商耳昔之華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貲本每苦於門徑未諳無從可入往往觀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聽西商之指揮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賈於中國事事與華商爭利非謂華商盡無所利也華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華商本輕而利薄舟不能衝涉波濤貨不能挽輸遠近其在洋務中者每事無不藉手於西商而運貨之費保險之值已至不貲適爲西商增其利益而已華商所贏無幾也今則不然自輪船招商局啟江海運載漸與西商爭衡而又自設保險公司使利不至於外溢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購米於安南暹羅悉係華商爲之凡昔日西商所經營而籌畫者今華商漸起而預其

間其人既能耐勞苦工值又廉東南洋一帶華人與華人聯氣相通帆檣往來經旬可達而西商貿易日見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實知之數年來港中洋行漸改爲華孖而歲有數家閉歇者折閱之事亦復層見疊出豈昔日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故能操奇致贏歟今日事事不逮從前歟以我觀之榷算之工運籌之密心思之巧智慮之精今固無異乎昔也而所以有贏絀之分厚薄之別者則以利權不能獨擅利源有所潛奪也推原其故蓋有二端一則分之於各埠一則分之於華商試觀道光中葉爲洋務者無不起家巨億而洋行之富甲於王侯粵東一隅之旺無以復埒逮乎五口通商餘皆平等而上海獨爲巨擘粵東洋務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爲遼濶來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貨物止

有此數溫埠等處去者寥寥恒有經月而未見一舟者關吏惟有飽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無益於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漸悟其非策者然勢不能驟改也何則衆進亦進衆退亦退英在此時已漸爲他國所牽掣斷難以一己而違衆人亦惟有有進而無退而已華商分西商之利要不過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且嫉之心漸形於色即如港中華商蒸蒸日上衣冠禮義軼於前時而西商意存輕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議闔港之事關於衆人者華商輒不得預其列其心以爲權由我操則庶得張弛如志耳否則彼將議我之後矣蓋其所以憎及華商者不在予以虛名而在分其實利其必斷斷然不欲華商與之齊驅並駕者特恐虛名實利一併歸之從此益得與之爭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間

華商所至愈遠其利漸溥機器一行製造益廣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爲大宗我自能做做在我者絲茶爲巨項我亦可捆載以前往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貿易不在增埠

嗚呼吾竊謂英人增埠之計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過在粵東省垣而洋貨騰貴百倍於今華人之居間售貨者亦目爲洋商其富率數千萬英商來者無不獲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爲雄鎮懋遷之利獨溥而粵東貿易則大不如前何則盈於此者絀於彼盛於此者衰於彼消長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開八埠而漢口最當南北之要衝往來之孔道地勢適居厥中爲自古商販者操奇致贏

之地以英人往與互市當必利數獨擅孰知兵燹頻經元氣不復時運轉移地道變遷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嘆也今所開十餘埠中究以上海最爲富饒商舶買艓遠近畢集闤闠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邇年來猶且貨物滯消居奇折閱中外巨商無不外強而中槁以是言之懋遷如是其難也蓋貿易之道當觀其所聚而不當觀其所分苟得其地則一二埠勝於十餘埠所謂握其中權而左右咸宜據其要道而小大無不包也口岸愈多經費愈廣而利以漸分而漸薄西商每至一處必定租界搆屋宇創衙署立官吏駐兵舶其費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優於自奉雖有端木之才陶朱之術亦不能聯操其左劵也今所新闢者四處一曰粤東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溫州一曰安徽之蕪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

亦不過與瓊州等耳瓊州礦產金而山蘊玉久爲西人所豔羨何以既闢之後去考寥寥已逾半年而絕少西商前往識者逆料其一二年後勢將離之而自去海南一隅雖可與越南廣西邊境之民通有無徵貴賤而法人近在西貢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溫州一埠前已見於天津和約因恐貿易未必有贏而改索瓊州然溫州當浙閩交界人民多習於航海當或勝于他處蕪湖則近於九江宜昌則近於漢口彼處華商豈不能販運洋貨捆載而往販其地雖產絲茶而西商已時遣華人入內採辦洋貨則載以往華貨則售以來實與開埠無異恐開埠後獲利未必其遽饒也長江中六城亦如是耳此吾十餘年前所云但能奪華商之利而未必遽爲西人之益也況今日華商情形又復不同夫西商之經營雖善計畫

雖精而用度靡儉安能與華商並駕而齊驅然此猶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處即與英人爭利者非一國普商之精明强幹未亞於英人而其忍辱耐煩食麤用節則在英人上其入買中國今多於昔數倍矣即此一端可證也惟是長江之利爲所獨擅自江至蜀數千里運載往來輪船公司固宜磨礪以須矣吾竊恐其惟利於輪船公司而西商則無立足地也況乎伺其後而攫其餘者猶有中國之輪船招商局在也將來當必起而與之爭譬諸逐鹿中原正未知其孰得孰失也故吾謂英人之計左也

歐洲將有變局

近日綜觀歐洲情形大局又將一變普澳既聯法俄又合英居其中勢成孤立土耳機又以德爲怨糾擘不遑之國與英

爲難英前用兵於阿富汗近又將進討緬甸向者波斯本爲印度之屏蔽今復貳英而助俄是英於歐亞兩洲皆將有戰事設使藩屬諸小國環起而叛英則俄人必將乘間以圖印度矣況今日決裂之勢已幾於形見也英自失法之援持盈保泰不敢輕啟釁端卽曩者欲出全力以助土亦惟是虛聲恫喝而已歐洲諸國懾於英之素强故莫敢先發以與之抗其實歐洲諸國中兵力之强弱兵額之多寡今昔相判早已攸殊彼普澳俄法帶甲或數十萬或百數十萬而英傾國之師可以調遣遠方出而征戰者不過十五六萬而已雖用兵貴精不貴多然相懸太甚勝負之數究未能屢必之於操券也所恃者英動必持以正理是非之辨明而利害之料審理正則氣壯氣壯則師直故列國多畢之執牛耳歐洲諸大國

中內雖忌英而外尙輯和其眈眈相伺思乘間竊發以制英者惟俄而已俄之所專心注意者尤在印度特印度非有內亂俄人決不能得志也阿富汗波斯兩國皆足爲印度之維屏維翰英恒欲羅翼之以與之講信修睦締盟結約藉收指臂腹心之用惟叛服不常乖和莫定急之則合緩之則分俄又從而煽惑之以是復離英而助俄今日者阿波兩國方恃俄以修舊怨而英國中阿爾蘭一境人心不靖又將圖立爲自主之國外患未平內憂猝起俄圖印度正在斯時此固不可失之機也俄故大詰戎兵特遣勁旅將竭全力以從事於亞洲英知其然亦以全力與俄爲難夫英俄之用兵以爭阿富汗非爭阿富汗實爭印度也雖此時當軸者以佳兵爲不祥黷武爲非計志在調停以期無事而力保歐亞兩洲昇平

之局然以管見言之將來英俄必出於戰兩雄之中或有一蹶然後歐洲之大局可定何則俄人不復用兵於歐洲而獨注力於亞洲舍土耳機而助阿富汗此正秦之不攻韓魏而西取巴蜀也蓋以天下大勢觀之圖亞洲易而圖歐洲難俄人已漸悟向者用計之左故欲失之東隅而收之於桑榆也顧俄人此謀一萌而亞洲之局正復可虞若俄人不得志於印度轉而他圖勢而無所必有悖心亞洲恐自此多事矣我國家在此時要當奮發有為亟圖振作為自強計我中國雖不以歐洲之治亂為禍福歐洲之盛衰為憂喜而當其多事之秋正我勵精圖治之日憂盛危明古聖王之所不廢況乎叩關互市越境通商虎視鷹瞵環而俟我者之不一其國哉今日我國之要圖首在富強欲強則自練兵始欲富則自治

民始此二者皆本也其餘則末而已矣仿傚西法崇尚西學次第以行之可也而其大端則在得人始

歐洲各都民數

四大洲中以歐羅巴一洲幅員爲最狹其間曠野居二山嶺居一多海隅可灣泊以故便於舟楫而長航海顧洲內人物薈萃學藝精通善於運思精於製器金木之工巧戀絕倫運用水火備極奇妙造作舟車更爲精良兩輪迅發其捷如駛以之乘風波浪追日躡電無不如志測量海道處處誌其淺深越七八萬里而通中國殆非偶然其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專講富强之術其兵整練而有法行陣以火器爲先國計以商賈爲本而善權子母航海貿遷不辭遠險四海之內徧設埔頭歐洲人足跡遍於天下所至輒思兼併各國無不

畏之如虎或疑歐洲生齒當爲天下冠而抑知不然茲有普
魯士經歷官將歐洲各城民籍之數胪爲錄出刊之於書俾
知大凡英國倫敦城於一千八百零一年居民不過九十五
萬八千九十五人計至今時已有四百萬人法國巴黎斯於
一千八百一十七年不過七十一萬四千人計至一千八百
七十六年則有一百九十八萬八千人其居鄉者不在斯列
普國伯靈城一千八百一十年居民一十六萬三千人計至
今時約一百萬其人民之驟多者莫如惺那華城於一千八
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年之間由七萬四
千人竟增至十萬七千人是每百人增多四十四人也以同
是十一年之間而計士達吉城則每百增四十一人立錫城
每百增四十人布塱文城伯靈城每百增三十八人阿爹沙

城每百增三十四人軻爾活安棣文城每百增三十一人仙依甸年科士城每百增三十人布厘士婁城每百增二十八人地厘士頓城每百增二十六人夏路城每百增二十五人晏堿城每百增二十四人列士城每百增二十二人架喇士高城每百增二十一人依天北城每百增二十人咸北城每百增二十人沙斐路城每百增十九人布里士都城每百增十八人高邊夏甦城禮治城威烟那城皆每百增十六人哥匿士卜城每百增十五人巴剌蕪城每百增十四人文治城律天担城夏嬬城皆每百增十三人倫敦城皆魯士城皆每百增十二人波度城芝烟城皆每百增十一人巴黎斯城那地斯城皆每百增九人士度荷林城每百增九人暗士達担城哥隆城皆每百增八人雲尼士城巴明咸城皆每百增七

人布烈城禮安城皆每百增六人是則昔國民數驟增若此宜其蒸蒸日上也若俄羅斯西班雅葡萄牙土耳機等國諸城未經錄出以其數未能眞確耳四大洲中林林總總當不知其凡幾而歐洲不過二百數十兆中國一國則得四百餘兆然則生齒之繁莫如中國以中國一國之人數已可抵歐羅巴一洲而有餘豈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國而計之版圖戶口亦以中國爲巨擘俄羅斯方七十二兆里戶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戶口二百零九兆合衆國方三十兆里戶口三十二兆中國方五十兆里戶口四百兆是則天下諸邦人民之衆無有出於中國上者顧有衆尤貴能善用其衆則富強之術保衛之方可不亟講也哉

歐洲近日不輕用兵

四大洲中以歐洲爲至雄甲兵之强也財賦之富也物產之饒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慮之精也謀畫經營之遠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內外莫與抗衡貿易之廣偏於四大洲中無不有其足跡所至之處設官置戍水有駐泊之兵船陸有防守之軍士鷹瞵虎視莫敢誰何每遇事故輒以兵力相恫喝或則仗義執言高踞壇坫執牛耳爲諸國率皆拱手聽之惟其命是聽稽古至今始通道於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開埔頭於岌朴哥羅尼荷蘭人繼之而英吉利又從而取之遂爲諸國東道之逆旅於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美葡荷嗹皆建埠通商據爲己有此外英則有亞丁法則有阿爾及所不取者皆其所唾棄者也由阿洲而至東南洋印度一隅其幅員之大埒於中國觀法顯之所紀載元奘之所經歷諸

國毘連幾於星羅棋布而英盡掩而取之自餘諸島國或屬西班雅或屬荷蘭或屬於英皆翦滅其社稷驅逐其君長併兼其土地役使其民人前時中國史冊所稱入貢爲某某國者今無一二焉令人思之幾不寒而栗今日環顧亞洲屹然峙立者中國之外日本而已越南爲法據緬甸暹羅爲英據阿富汗現已覆亡波斯僅成孤立則亞洲全土歐人幾有其半而猶未已也甯不爲之寒心亞美利加洲所有菁華薈萃之處已盡爲美邦所割據而其前則固英人之所有也況美固英人種類是亦歐洲之國而已自餘英俄法西皆有埔頭收其租稅而以便商賈往來要之歐羅巴一洲其地雖狹而由其所據各地言之四大洲中實無其比論者徒按其本土之版圖而遽輕之爲小國則誠未之思也已若其在歐洲

中昔日未通別洲之時每自相攻伐甚至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顧一千數百年間滅國者僅二一曰波蘭一曰匈牙利而其餘如故也歐洲諸國從未被別洲之兵別洲諸國但求不爲歐洲所殲滅併吞則已幸矣顧歐洲戰事其所載於前史者如羅馬之統一疆宇電掃飇馳日耳曼之征服諸邦雲蒸霞蔚英之糾合列國以制法波沸海騰而在近日如俄土之相爭英法之交助普法之鬥蝩墺之征皆爲宇宙內有數之戰法王拿破崙英將窝林鄧皆以善戰名而其言戰也捷如迅霆速於閃電聲析江河勢崩山嶽一事之偶拂一言之不踐彼此卽以干戈相見於境上從未有遲回審顧躊躇滿志而不敢遽發者也自法蹶普興之後諸强國乃不敢輕於言戰如英之援土但作虛聲從無實效但

見其今日調戰艦明日簡水師駐泊何處鎮遏何方茶火紛陳旌旗照耀作紙上談兵而已俄之於英抑若將日事於戰爭電音遠遞警信捷馳皆謂俄兵出矣英旅陳矣而久之則寂然也日報所傳幾令人聽之意倦然則歐洲在今日其不敢輕啟兵釁也可知矣豈以火器之製愈見其精船艦日固兵卒日衆昔時普法交兵十萬之師殞於一旦不獨血肉之軀當之無有不糜而萬鈞之砲百鈞之彈摧堅洞剛可以平城郭壞村舍極其所至不難赤地千里自有兵士以來未有奇慘極酷至於此極者也歐洲諸國其强且大者伎倆相同設一交鋒敗者固無論已而勝者亦喪失殊多故不輕於用兵也然此乃歐洲之福而非他國之福也自歐洲而外火器軍械戰艦水師誰能與之頡頏若使避其所難者而圖其所

易者恐心殫力以勸夫遠略吾亞洲其能高枕而臥哉

英人減兵非計

英爲歐洲之雄國近時用兵之精殆無與抗衡自詡爲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千餘年來其國巳無敵國外患從未有兵戎壓境而倉皇戰於界上者也其國屹然三島雄峙海中若與歐洲不相連屬水師之精練軍艦之鞏固鎗炮之堅利於歐洲之中首屈一指雖以法之强猶不逮也倫敦都城四周五十餘里以大海爲池濠以鐵甲爲城垣防堵之周守禦之密雖以普俄澳法鷹瞵虎視蠶食鯨吞終莫敢有所覬覦而輕犯其鋒歐洲如有兵事英人必出而持牛耳與法迭爲盟長仗義執言諸國皆莫敢誰何羣且俯首聽命其兵力之素著蓋有可知矣近來持盈保泰似若憚於用兵當軸者旣以佳

兵爲不祥黷武爲非策而上議院諸紳士文務爲撙節恐一旦用兵經費浩繁即使戰勝凱旋而功不補過所得者虛名所耗者實用以彼絜此要不能償故於普法之戰俄土之戰恐袖手作壁上觀而不復出雷池一步與平日之飛揚跋扈迥不相侔論者幾謂英國之勢自此少懦豈以盛極則必衰强極則必弱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其道然歟近者如烏利亞之用兵於阿洲屬土羅弼士之用兵於阿富汗皆不過蕞爾彈丸正苟罄所謂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者也而英乃如獅子搏兎用其全力稍得捷音舉國相慶鋪張揚厲藉以自誇傳之四鄰有不漸窺其微者乎英人知其然也又復以減兵之說進一若以我國之兵在精而不在多即以少許亦足以制諸國而有餘故有議將原額軍士減去二萬者此議已在數

年之前而近日復申舊說皆以國債日增國帑漸絀不如裁冗兵以節糜費顧自旁觀者言之竊以爲非也今日歐洲雖値昇平之際而東有普人之雄視西有美國之相爭俄改黑海之盟方眈眈其欲逐法衛不肯助兵之怨雖外示輯和而內懷觖望伏戎於莽隱伺於門雖其幾未兆而亦良可寒心則今日英國之勢幾成孤立所以備邊講武練卒强兵不可一日不講求也方當下令國中人同敵愾民盡爲兵好勇知方從戎奮義而後可奈之何遽以減兵之說而爲謀國之亟務也乎豈眞禮義可以爲干戈仁信可以爲甲胄制梃可以撻普俄美法乎哉恐未必然也夫英國所取屬土皆以發兵爲先如印度每歲所入耗於兵者幾十之八誠以守疆禦侮要不得不藉乎此英國三島本根所在其繫於安危尤非淺

鮮況其人強毅英武能習勞苦勝於印度敘跛兵百倍然則何不裁印兵而增英兵俾收效更速乎哉

禁鴉片

鴉片爲中國之漏卮人人知之鴉片爲華民之鴆毒亦人人知之英人販運鴉片於中土歲收中國之利千百萬以供印度之用泰西諸國航海東來遠通貿易雖賴英人爲之先聲而鴉片之利爲英所獨擅美法諸國未嘗不深妒而隱嫉之特中國不自爲之計則彼亦無從借箸代籌今英人忽有自行禁烟之議聞者疑之而我獨信之深也此乃英國教民之意而非出自廷臣之見蓋廷臣近規民生遠籌國計知印度一隅全恃鴉片設重官置戍兵胥於是出無鴉片是無印度也英人以印度爲外府乃一國安危強弱之所繫英前者既

失美洲屬地譬之匈奴之失胭脂山兒女幾無顏色幸卽跨海而有印度得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今之印度已盡爲英所奄有專藉鴉片以致富强乃一旦遽將富國强兵之本棄之弗顧以坐致削弱反令鄰國得收其利此不能禁者一也印度地廣民阜種植之貴重者鴉片之外則有茶樹今卽使印人種茶日益繁盛國中飲之者歲增而月衆似乎後日茶樹漸多鴉片可以漸少然此祇足奪中國販茶之利而不足補鴉片之所產欲思別植一物其生息可抵鴉片斷乎其未有此不能禁者二也英人禁烟之議屢議之於上下議院咸以中國近於雲南山西廣播罌粟轉販各省設使印度一旦禁絶而中國反得專有其利於吸食之人毫無裨補夫旣知鴉片爲毒物自當不再以毒物畀人苟其自種而自食乃係

甘陷於坑阱中無預於人而於我可告無罪矣今藐藐然惟恐人之得利而已失利以一利字縈擾猜度於中而不知毅然自決此不能禁者三也英議禁烟而荷蘭方且設立公司糾衆種烟若使他日荷蘭栽植營聚之利較之五穀百果什伯倍蓰則諸國必有效尤而起者東南洋各島何處不可種烟則英人至此益難置喙直有禁之不可而不禁又不可者進退都非惟有遵行厥舊而已此不能禁者四也烟臺所議和約於鴉片一節特加重正稅半稅而由英人輸納子口稅餉以免盤金英廷尚恐以稅餉之重於鴉片貿易或有窒礙其消不能暢旺必令印度商局爲之斟酌盡善夫欲漸禁鴉片只有兩端極賤則盡人可吸極貴則惟有財者陷溺其中耳今於烟稅之小者猶必斤斤焉致慮然則所謂欲禁者祇

有其名耳此不能禁者五也英人特慮販賣鴉片之名非善以爲我不識禁他國必有倡是說者與其出之他人毋甯發之自我而并可藉以杜其口又傳教之士其至中土者往往勸人勿吸鴉片吸烟者必謂鴉片販自英人然後我始得而食之今不能勸己國之人不售而徒勸我人之不吸抑末也傳教人無以應也故特剏此禁烟會欲藉以一伸其說不知會中所言窮年莫殫累世莫究志同愚公之移山心似魯陽之揮日於必不可成者以冀倖於萬一而已其幸而成則歸之於人其不幸而不成則諉之於天而非上院之爵紳印度之富商曾措意於此也此不能禁者六也或曰英國於國家大事多民爲主而非君爲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顧此所謂禁者非出自通國之民心不過曾至中土之

教士與下院一二搢紳倡行此說耳原冀天心之悔禍庶獲人心之轉機然則言者自言販者自販譬如秋風之吹馬耳其不能禁者七也況乎英人在今日尚注意於雲南馬嘉利旣殞身於前而繼往者復接踵於後其自印度而緬甸緬甸而雲南雖屢經蹉跌而志意不回其通雲南固爲貿易事宜而鴉片爲尤重雲南所出白土雖經販運各省而究不如印度大土之香味獨絕中國之人尤視爲珍品印度既通雲南建築鐵路而興輪車之利則鴉片轉輸其來尤速其價益賤當與雲南土等則吸者自必舍彼取此而雲南之種烟自此必稀此英人爭利之心肺肝如見不然何爲是僕僕哉而謂禁烟之說易行乎此不能禁者八也吾請一言以蔽之曰中國而苟欲禁烟則其權當操之於我嚴新吸寬舊染官犯則

黜之兵犯則汰之士子則不准與試另編烟籍自新者除其名雷厲風馳上行下效勿法立而弊生勿始勤而終怠勿視作具文使胥吏擾民而飽其囊槖務以實心行實政將見三十年之後印度之烟必不禁而自絕矣而何必徒望之於英國也

英待中國意見不同

我朝自與英國結約通商以來幾將四十年矣交際愈深貿易愈旺埠日增日廣沿海各省幾無不遍而又復自海以達於長江一若英在今日與中國通商之局能進而不能退幾爲强弱盛衰之所繫英國有識之士時於無事之秋盛集之際各相討論而各人意見不同有欲强中國以收助於指臂者有欲弱中國以自炫其威權者往者我朝特簡美國人蒲

安臣爲公使出使各邦特欲結好美洲以爲己助美亦許置中國於萬國公法中英美兩國人心其在中國則外和而內忌其在泰西則每相背而馳英於中國惟恐美人從而甚間之蒲公使銜命出使之本旨一曰固邦交一曰去勢力因英人前後所立之約無非以勢脅而力取者也於是英人各有議論是事者有以爲我國通商中土豈欲徒恃勢力哉有時商人爲土人所逼不得不用兵保護若華官以後能力庇西商豈不甚善總之有事宜歸兩國朝廷秉中裁斷則釁自無從起矣今欲永與中國和好莫如收各處領事額外之權而重改天津之約一秉至公今美與中國情浹意孚一切以公法行事則我亦不得不以公法待中國今領事在中國遇事不變華官辦理而輒調用砲船此公法所未有也前任公使

阿利國曾有此意謂中外交涉之事宜歸中國地方官如不能辦則歸總理衙門至傳教人入內地本非和約所許我惟求中朝事權歸一上以整頓官吏下以約束人民我與中國貿易歲入金錢四十兆磅若動恃兵力適以激怒人心而爲害於貿易即如我求入內地各國亦尤而效之苟一許而衆不許何以昭示畫一如此則中朝將國不可以爲國甚非所以睦鄰軒遠之道也至於電氣通標輪車鐵路中國尚未知其用無庸强其所不爲俟之他日天子親政之時未爲晚也此一說也有以爲中國素來自大輕遠人而外歐洲此時特以勢力不敵故隱忍以相安耳如我助中國以治天下一切悉循萬國公法而行則必曰彼非親我特畏我耳將不親我爲友邦而幾同於屬國矣若我於中國有所請必不見許故

我必以勢力行之然後貿易輪船可至內河築鐵路開煤礦尚機器以遍通於各處誠如是也中國方有振興之機夫使中國而自爲政也可以盜賊永除官吏有信開誠布公保衛西商有事立行辦理無墮因循則我國亦何難惟命是聽然我知中國必不能致此也若如甲言則我自削其利權誠不如揚帆而歸耳我國商人數十時爲土人所逼殺華官何嘗能盡心力澈底辦理不過曠日費時模糊了事而已而中朝亦無權使各官之秉潔懷清率公守法也故請命於朝廷不如我用我炮船之爲速也美國通商中土或進或退自當與歐洲一體即其公使駐京我見中朝之所以待之者初無所異美亦何能離英而獨樹一幟哉是固毋庸深慮也此又一說也顧觀甲乙之論其所重似不止爲貿易起見吾謂英國

在今日要當强中國以自輔中國旣强與英合好則他國自不得逞否則俄人肆其東封日事併兼至不可測而印度亦在所堪虞英豈不見及此歟夫英於中國通商所至之地必駐重兵停戰船一有事故立卽調兵自保隱然若樹敵國之形各地駐劄領事皆與地方官文移往來一有齟齬則必請之總理衙門意存恫喝此中外變故所以日多也誠使彼此如歐洲列國交際之道又何必水師兵艦僕僕於道途哉在英國可省無窮之糜費在中朝亦可息無謂之周旋相習旣久邦交自固爾無我詐我無爾虞而後信孚乎豚魚誠壓於金石豈非中外俱蒙其福哉今聞英廷自俄土議和以後擬減東來駐防兵船檄調撤回或亦漸悟此理也歟

英國僻在海外屹然三島峙於歐洲西北形勢之雄爲歐洲諸國冠其甲兵精强財賦富饒物產繁庶諸國莫敢與之頡頏自言其國中久享昇平無敵國外患者已千餘年近年以來持盈保泰愼於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與師旅與他國之窮兵黷武者蓋大有間矣顧論者徒誇張其水師之練習營務之整頓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縱橫無敵爲足見其强工作之衆盛煤鐵之充足商賈之轉輸貿販及於遠近爲足見其富遂以爲立國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甯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爲民上若非閭里稱其素行鄉黨欽其隆名則不得

舉而又必準舍寡從衆之例以示無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則必爲通國之所不許非獨不能保其爵祿而已也故官之待民從不敢嚴刑苛罰暴斂橫征苞苴公行簠簋不飭朘萬民之脂膏飽一己之谿壑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繫獄從無敲撲笞杖血肉狼藉之慘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七日間有教師爲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苛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於絞而從無梟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孥皆不相累民間因事涉訟不費一錢從未有因訟事株連而傾家失業曠日廢時者雖賤至隸役亦不敢受賄也國家有大事則集議於上

下議院必衆論僉同然後舉行如有軍旅之政則必偏詢於國中衆欲戰則戰衆欲止則止故兵非妄動而衆心成城也國君所用歲有常經不敢玉食萬方也所居宮室概從樸素不尚紛華從未有別館離宮迤邐數十里也國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嬪從未有後宮佳麗三千之衆也所徵田賦之外商稅爲重其所抽䟽若繁瑣而每歲量出以爲入一切善堂經費以及橋梁道路悉皆撥自官庫藉以養民而便民故取諸民而民不怨奉諸君而君無私焉國中之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無不有養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來告曰若者爲何堂若者爲何院其中一切供給無不周備盲聾殘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嗚呼其待民可謂厚矣無論郡邑鄉鎭教堂林立七日一詣𢓊䖍容敬禮無敢懈者

自能革其非心而消其惡念教化之行漸漬然也凡此不獨施之於國中亦施之於屬地其視屬地之民無區畛域也印度民饑道殣相望英民惻然憫之布施金錢者無數故雖荒歉而無害印度地大物博種植鴉片販運各處幾疑為英人之外府得以坐收其利不知印度一歲之所出適足以供一歲之度支而有時或有不足則必藉金錢數十萬以濟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由此觀之英不獨長於治兵亦長於治民其政治之美駸駸乎可與中國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強雄視諸國不亦宜哉

英重通商

英國屹然三島居於海中與歐洲各國相間隔故惟用舟艦以為聯絡近年來航海之利推為歐洲巨擘而其船舶之多

以及製造之堅緻駛之能亦殆莫之與京曾將歷年所建之船分爲三等一曰鐵船二曰木船三曰鐵木合製之船鐵船五百有十艘木船五百有二艘鐵木合製之船一千有二十二艘計能裝載貨物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五十八頓前年新行增建者七百十艘可載貨四十二萬三千六百五十頓益以數年來船廠中陸續建置者又不下二千餘艘自輿剏木之制以來所造船舶未有若英國之盛者也民間貿易轉輸遠至數萬里外以賤徵貴以貴徵賤取利於異邦而納稅於本國國富兵强率由乎此然則英之國計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矣與中國通商將四十年英商足跡所至幾遍中土國中工藝所出消流於中國者甚夥疋頭鴉片尤爲大宗是英國通商在今日幾於有進而無退設使一旦有

事則於貿易大局殊有窒礙英國亦知其然故凡事皆欲與中國永敦輯睦而斷不肯無端以啟釁雲南戕殺馬嘉利一事幾疑決裂而燕臺會議遂至於瓦解冰消蓋英之民人皆欲出於和不欲出於戰也且英人之在西土與在中國者意見各殊西字日報往往借事生風冀倖中國之有事以爲榮而倫敦日報則冀中國之自强主上乾綱獨斷以馭臣民中外事權悉歸一人如有交涉之事無不立辦其用心不同如此往時駐京公使阿利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寄書外部大臣請盡禁鴉片而傳教人勿入內地居住删除領事額外權利以冀貿易之局可持永久其說雖下廷議卒未果行蓋以如是則待中國與俄羅斯美利堅等而入中國於萬國公法中設使行事與公法相違則必攖泰西列國之疵議況既

除額外權利則華官折獄當一秉乎公而相矢以信英商當聽其入內地中國可設領事於香港英人曾請輪船入內河而中國不許謂如後有中國輪船駛行內河者則亦可入此時亦僅用華船而已以此齗齗英人之識者率弗喜然英商終冀中國之無事而不欲中國之有事以貿易之局實以和平爲樞紐惟其思深慮遠往往思奪中土之利以爲己有其運販中土之物產以絲茶爲大宗邇時印度種茶日盛英人多嗜印度之茶而中國之茶利減矣法蘭西意大利皆產蠶絲近更以新法育蠶投蠶子於沸湯中蠶即再生謂之二蠶出絲自倍英人以其近也多購自歐洲故今日販絲之旺異於昔時而中國之絲利減矣印度產蔴和以絲棉織成布疋以製衣服染以諸色鮮豔異常英人以此謂可代木棉而中

國棉花之利亦日見其絀矣凡此皆以爲後日地耳則其通商之心計何如也中土所售於英國者鴉片而外則惟疋頭鴉片固爲漏卮之最巨者而近日雲南山西等處均漸布種鶯粟英人未嘗不爲之寒心欲奪疋頭之利莫如自購機器廣設機房木棉蠶絲羊毛三者兼作行之十年其效自見如是相奪中外之利必且交失中國固不專恃商人而英國勢必不支則將如主人枯槁客自棄去乎抑將有進而無退乎竊以爲中國與泰西列國通商不當但恃商力必如西國兵力商力二者並用則方無意外之虞而練兵之法不可不亟講矣惟是興旺貿易易爲功整頓兵伍難爲力以事非一時可集也所幸者今日泰西諸國互相牽制英以通商爲重而離法之後其勢稍孤法自爲民主之國漸改其好大喜功之

習美則素來自守不尙併兼俄自攻土之役未免與英失歡且亦隱相忌嫉昔雖勝法尙未見其飛揚跋扈也而我此時正可以通商之局牢籠而覊縻之發奮自强以實心行實政毋怠緩毋因循毋苟且毋粉飾毋驕矜毋退諉誠如是也則彼之待我自當與歐洲諸國等不必與之動援萬國公法而自入乎萬國公法之中結之以信義要之以恪忠惟以玉帛不以兵戎遣使修睦守約雍容梯航遠至琛賮來同然後通商之局乃可與地球以始終

俄人志在併兼

俄羅斯立國在歐亞二洲之間幅幁之廣列國無出其右惜亞洲之地半屬沙漠天氣寒冷植物不滋所賴以培國本而張國勢者惟舊俄故土而已部落之富盛城邑之雄麗誠足

與歐洲各大國相爲匹敵近復取有漠北之地收其皮鑛之利故日就强盛有非他國之所能及也今在位之主承父兄統緒卽修舊怨往伐土耳機大獲勝捷波斯來侵又奮兵擊退之乘勢逐北割其屬部威聲之著邁越前人自其前王彼得羅以來中間女后專政悉能任權術羅英俊內修外禦名震鄰國則國之當興蓋亦天意有在矣論者謂俄之嗣主其深宮所籌畫累世所設施類無不以乘間抵隙專伺鄰國以期得逞庶幾天下之大可藉兵威以力爭經營觀其遠交近攻割人境土得尺則俄之尺得寸則俄之寸屯兵置戍通商裕財固非專尚武功徒事侵陵者之可同日而語矣而淺見之士狃於所聞徒知其主好勤遠畧其民生齒不繁地雖大而荒涼特甚國雖强而帑項不豐今又與土構兵以致屢遭

敗衂遂以為俄之懲毖小國黷武窮兵適足自斃固不足為患於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謀所以致一統之盛而大無外之規蓋非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於歐洲則必求逞於亞洲二者將有一遂其取其轄霍罕卽不能翛然於天山南北其與日本易島卽留意於東西洋海而銳意與土構釁亦卽窺歐洲之漸也以彼蠶食鯨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勢倘復閉關自守則後嗣稍弱或致外侮迭生悔將何及且其四境之外犬牙交錯如南之波斯西之瑞典普奧恐皆環顧而伺卽訂以婚姻重以盟誓要不能藉以固圉也一旦釁隙可乘則將蒐乘簡卒秣馬厲兵以相從事於封疆矣且西域回部毘連於東蒙古土番游牧於南寇掠侵軼時所不免是俄固戰爭之國也能戰則兵威足畏而有以遂其龍驤虎視之謀徒守

則積弱可虞而不免成鼠入牛角之勢俄其講之稔矣計深慮遠及身圖之亟出於戰即昔范文子所謂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故欲內保山河必謀外服强鄰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俄之所忌向惟英法今昔又崛起於中而墺之與意要皆勢鈞力敵英之印度尤與相近今已次第收入版圖且政教號令初無歧異素得同人之心俄在今日豈能無所顧慮乎幸法爲普蹶未嘗一日忘報普之心兩國互相牽制而墺意亦不服遠謀故俄得與英聯婚俾疑忌中藏而關數無自而乃得以專力於區區之土耳機聯爲嘗試然智者見禍於未萌即微以知著俄既勝土則入其國都據其土地撫其民人收其財帛列國必共起而謀之歐洲將不能共享太平俄不勝土則失之東隅將收之桑

榆其禍亂相尋又不惟歐洲之不幸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綢繆於陰雨之前備敵於疆埸之外謀人國家事者宜有以熟思而審處之矣

中外合力防俄

地球四大洲中幅員遼濶民庶殷繁自中國而外當推英美俄而俄尤爲巨擘近時以强國著者則普之崛興爲最速綜觀今日天下大勢維持歐洲之全局者普而已而繫於四洲之安危者俄而已普俄英法四國並行則可横於天下者在今日講天下大計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法弱而英孤普俄如能相合協力同心經營天下則歐洲諸國將莫與抗衡且普俄方有志於東方欲肆其雄圖而逞其吞併者志不獨在歐洲也而俄尤駸駸乎馳域外之觀今者要約波斯翼

助阿富汗顯然與英爲難英亦無如之何也恐其幸歐洲之無事舍歐洲而退志於東方於是東方獨承其弊此則大可虞也然則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亞洲之中中國爲先其次則印度之英也又其次則日本也越南暹羅緬甸朝鮮或附中國或屬英人或鄰於日本則等諸自鄶以下無譏焉可也若在泰西則昔與也或曰此諸國者皆散在各地形渙勢分恐不能殫力一心聯聲合勢如六國之約縱連衡以擯秦不知所以防俄者皆以自爲而非爲他國且亦非無端開釁於俄也原在有備無患畫疆自守以持其不變之局而已嗚呼天下事至今日其變極矣歐洲諸國皆由西而東有火車以通同洲諸國有輪舟以通異洲諸國聯絡遠近勢同衽席又以電標爲之通達信音雖數萬里之遙捷於頃

刻邇於咫尺此固數千年以來所未有也僅行之於數十年間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羅有若春秋時之列國一變之效何其速歟而儒生之拘墟於見聞者尚復昧昧於其故而不知上達天心下權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時之秦與戰國時之秦一也而何以强弱迥異則以前日有晉爲之蔽而秦不得東逞三晉分而韓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時而肆其蠶食矣逞其鯨吞矣今日之俄其勢亦猶夫秦也土耳機雖弱而得英法以助之遂强轟者普法之戰此歐洲變局之所繫而兩國强弱之一轉機也其勢亦大有關於東方而論者乃以海外之戰爭有同蠻觸無足稱道此其言豈知審時度勢者哉英法競爽足以制俄而東方可幸無事法蹶普興而俄又佯與普親則俄得晏然無忌專力以圖東

方試觀邇年來英國印度總督欲築鐵路由緬甸至雲南其費已集不日可興而俄先築路於印度北方以當其衝雲南之役由是中撤中國與俄毘連之境如黑龍江如伊犂如堪察加如吉林皆爲俄人所據俄以精兵三萬駐劄吉林界外用以東壓朝鮮西窺遼地前歲曾遣測量之士七人自京師而回取道於天山一帶平坦之地直達伊犂量度形勢擬將築路以通車又取日本之唐太島藉以鑄器屯兵以備緩急之用其志豈在小歟總之俄圖歐洲難而圖亞洲易以助土者不獨英法兩國也今雖法惟自保英似無援而普墺近與俄鄰俄苟取土必不作中立之勢英法普墺一日尚强則俄人之兵力一日不能西也若亞洲則惟中英日三國而已而三國皆不相聯關中日近又隱挾猜嫌則俄之得志益可知

已此數十年中俄人豈能相安於無事哉我中國如能結好英日以彼爲援互爲唇齒然後斷精圖治發奮爲雄盛兵備厚邊防乃足以有恃而無恐至於富强之術宜師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後强富則未有不强者也竊恐中外情勢者可不亟爲之計哉

遣使親俄

我朝廷近擬遣使至俄誠中俄結好締和之一大關鍵也特宜早而不宜緩宜速而不宜遲宜遣之於土俄交攻之際英俄相忌之時此時講信修睦立疆分界申其前說而妥定新盟爲使臣者亦易於措詞且親俄以禦侮結俄以自固亦在此一舉而其效當有可覩者今者新疆雖已底定而土俄兵事亦罷英俄立約修盟歐洲之局大定在俄之意方且睥睨

乎有志於東方矣左相近又遣員往俄索還舊地中畫昔疆此雖準乎情度乎義事理之出於不得不然而要未嘗不攖俄人之忌今者忽有簡遣使臣之命其爲恒駐耶其爲暫遣耶不得而知也其爲私移界碑一事耶抑爲新疆交涉事故耶亦不得而知也而我深惜其遣之已晚也夫我朝自與泰西諸國通商四十餘年矣泰西大小諸國無不備仰懷柔咸遵軌度其間如英如俄尤繫於中外之樞機顧英與我遠而恒有齟齬俄與我近而尙形恭順其故何哉蓋俄之通商不過在東北一隅英之貿易足跡幾遍乎中原心計直規乎閩外於其國勢之盛衰强弱實有互相維繫者又英之所長尤在以兵力佐其商力商力裕其兵力自通商印度以迄東南洋無不率以此法至乎今日其情形固已稍異英俄相忌而

復相制幾於鷹瞵鶚視而莫之敢先論者以爲我在今日親英則俄忌親俄則英忌惟是俄自畫疆遣使以來世修和好未墮舊盟固未可外示之隙也英俄迭搆猜嫌屢已形見在歐洲則爭土耳機在亞洲則爭阿富汗顧俄雖土廣兵强非印度內亂必不能爲英患而英則無一日不可爲俄患蓋俄之兵力全在歐洲倘英俄啟釁俄由陸路調兵東來勢非易事即在歐洲與之地關要隘恐爲法國所牽制是有兵力亦無所施英之經營印度俄之規畫東方皆有狡焉思啟之心惟英由加爾各搭築有輪車鐵路直達寶賈其地距西藏不遠而俄亞洲之邊防未極講求黑龍江尚無鐵路運載俄人雖有意興築而以年中出入度支覈之非二三十年不爲功俄亦自知其然故與土結盟息兵但得稍償其割地酬餉之

求而即從歐洲諸大國之調停毋事苛索職此故也俄既得志於土而又與英捐嫌修好則他日者英進而俄亦進英退而俄亦退比中國於方罫之間而競下其一子也嗚呼遣使於土用兵之時與遣使於土議和之後其情形迥爾不同此事早已言之而惜乎當事者漠然置之也至今日而中國之安危强弱在善處英俄之間而英俄安危强弱之所繫亦在乎中國蓋中國者天下之關鍵也以地勢觀之關歐洲之全局則在土耳機繫地球之全局則在我中國英人之意旣欲强中以禦俄俄人之意獨不能使我中國親俄以制英耶此猶之戰國之齊附秦則秦强附楚則楚奮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結中國以自重而中國亦宜聯絡於二者以恒享其安今者我國皇華之使絡繹於道如英如美皆已遣使往駐其

國都竊謂此外亦宜次第舉行而尤當加意者莫如俄使才之選要當鄭重總之內有以結其歡而外無所招其忌且也遣使親俄而愼固邊防宣揚威德亦寓乎此焉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頓軍營成壘必當煥然改觀而於俄界貿買之處設立領事以資保護而密加採訪成兵騎隊必以熟識俄語之華人尤宜專設書塾肄習俄國之語言文字預以儲他日之用遣發幼童往學各藝於俄京然後考其輿圖物產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國政人心明其土風俗尙更進而交其國中賢豪長者而後親俄之實效可覩已嗚呼泰西諸國無不具有深思遠慮不可測度特以英力已雄俄勢尙緩審時度勢莫能知其究竟願遣使以睦鄰則固今日之急務也昔春秋戰國之際羣雄紛峙而能道結强鄰威加與國者以

此法也

合六國以制俄

嗚呼俄羅斯今日之在歐洲其猶戰國時之秦哉俄羅斯地跨三洲控弦百萬正無難投鞭斷流移山平陸氣變風雲力翻撼瀆虎視六合鷹瞵八荒其最與俄近者土耳機也土疆宇遼濶雖略足與俄頡頏而甲兵之强器械之利船砲之精士卒之練則土遠不如俄矣而土壤毘連犬牙交錯日逼處此時有可虞則土猶戰國時之韓也且夫俄何嘗一日忘土哉百餘年來所以肆鯨吞逞蠶食者無所不至割據其土宇侵掠其民人播煽其藩封甚間其與國何難一旦舉數十萬之衆渡黑海搗土都收其圖籍有其版章以快其併兼之志哉而不敢遽出此者誰慮列國之議其後亦以土猶堀强自

恃不肯遽下不若韓之朝割地暮求和拱手而以險要之區齎敵之與授於人也此外與俄近者莫如墺幅員寬廣而無形勝之足據利便之足乘則墺猶戰國時之魏也其次則普普猶戰國時之趙也兵强士練足以與俄一戰惜物產未繁財用未充猶不足以持久意大利界於歐洲之中雖國勢未盛而向爲盟主遺烈猶存此時擁兵自衛勢同中立則猶戰國時之燕也至英法兩大國則猶戰國時之齊楚也英雖僻在海外三島孤懸距俄甚爲窵遠而持歐洲大局以與諸國相雄長駸駸乎據壇坫列敦槃而執牛耳焉若夫西荷比嗹葡瑞各國猶泗上十二諸侯也向嘗謂戰國之時秦之所以得志者固在列國之賂秦使秦坐成强大而其初則在韓趙魏三分晉室晉分爲三其力薄其勢孤不能制秦而反爲所

制然後秦得東向以爭天下春秋時秦未嘗不强而不敢出晉池一步者以晉爲之蔽也土耳機者歐洲諸國之屏障也土弱而後俄强故俄至彼得羅而後興秦至孝公而後橫歐洲諸國誠能知戰國時秦之所以一六國之所以亡則必鑑於前轍合而拒俄併力同心以保土土存俄何能西向而與歐洲諸國爭哉設使普墺與俄結好言歡貪目前之小利忘日後之大禍三國相約共滅土而有之如昔日之分波蘭則將來必不能制俄而普墺之失地喪師日就削弱以併於俄亦必隨其後矣又使英俄因土以相爭普法繼之復仇而交戰其餘諸國或從違於兩者之間則歐洲必至於糜爛不獨有壞歐洲昇平之局而反使俄得以乘其疲罷收其餘燼而英法普墺此時甲兵鈍敝器械散亡人民愁苦財賦空虛不

復能與俄從事矣嗚呼此豈歐洲之福哉羅馬一統之盛將勵之於俄乎此其失計悔豈可追徒令後人爲之咨嗟太息耳故欲制俄莫如合六國英法普墺意土之在今日可合而不可分可和而不可戰可親而不可仇其理瞭然若指掌說者謂俄雖土廣人衆而財用之富不如英法水師之雄戰艦之精皆出英法下且英法能渡海以攻俄俄不能越境以攻英法以大勢觀之似俄弱於秦而英法强於齊楚也嗚呼天下事亦觀其漸而已矣昔者六國以易秦而自滅安知今日歐洲諸國不以輕俄而貽誤俄於英法之合勢燄方張之際則隱忍戢兵俾土得延殘喘於普法之戰則陰助普以踣法法蹶普與英法遽離而俄併土之謀遂逞則俄之所爲亦已形見俄之積慮處心夫豈出英下哉英在今日固能持盈保

泰善用其强特恐俄國之典末有艾也願歐洲諸國毋蹈昔時六國之覆轍也可

弢園文錄外編卷四終